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卷之六

省事錄

○君子處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王安石新法主于必行所以其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惟其心之主於必行所以其言如此不覺其言之非也執拗之害亦至于此

○王陽明文集中或問客氣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于吾

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此說非也主與客對主是天理客是人欲主客二字猶言內外也凡人好高不肯下人倨傲凌虐人通是血氣之私乃人欲也曰客氣未易消磨者卽人欲未易消磨也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小人客未必皆如此

○林見素乃本朝名臣題嚴子陵詩乃不足之何也今人同憲讀書至厚之友偶見一人登第遂彼此參商者甚多況故人爲天子乎以足加天子之腹其懷抱可知矣嚴子陵不可少者也見素之詩過

矣孔子稱不事王侯者爲志可則孟子稱伯夷爲百世師如見素之詩則孔孟之言皆不是矣

○趙飛燕入宮披香博士淳方成在成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當臨而知八月有凶淳其賢也哉

○雞鵝菴子其母未嘗與之喙也氣足之時便自橫逆裂開或出之不利人或以手略助之其子下來必不長進此正揠苗者也人之富貴功名通是如此

卷之三十一 雜錄
○王用二驅失前禽不獨天子之於民如此也凡人處鄉黨朋友奴僕通當開一而網

○某常教人遇人欲者以人至于無欲則百事可做且如殺戮天下之大事也我惟無欲無意必固我之私則殺戮亦是天理如堯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是殺戮亦是天理如有欲有意必固我之私雖爲善亦是人欲如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韓侂胄之欲恢復中原豈不是爲善亦是人欲

○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赭者赤也言赤身見體也故孩提不衣者謂之赤子赭其山者將樹伐盡而赤身也註解赤色者非夫以遇江風而伐山樹正俗言所謂桑樹着箭柳樹出漿也人君遷怒之害一至于此七國反而殺鼂錯李陵降邊而腐刑司馬遷大率類此夫以孝景孝武且如此况其他乎故明主愛一顰一笑

○古今宰執權臣敗露之後籍沒其家家貲皆巨萬
若以斯人而愚也然雕刻百工鑪捶萬物舉動廻
山海呼吸變霜露類非愚者所能若以斯人而不
愚也積錢數萬終何用哉如梁冀旣誅收錢貨斥
賣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田租之半散
其苑囿以業窮民籍元載家鐘乳八百兩胡椒八
百石今天下之積錢者能如二人亦已足矣然皆
碎首殺身不得此錢之用則此錢不積亦可也老
子曰身與貨孰多積錢以殺身身貴乎錢貴乎

老子之名言孔子所以稱其猶龍也書此以爲見
錢卽垂涎者之戒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故聖人
於泰卦之終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於豫卦曰冥
豫在上何可長也於豐卦曰闕其戶闐其無人三
歲不覲噫聖人之情見矣

○世有難處之人我若處之使我獨爲君子而使彼
甘爲小人亦非忠厚惻怛之心也此中也須有委
曲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正在此

○學者幹出大事業惟在志向何如耳莆田黃伯固
公見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伯固時在制中乃題其書室曰
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
于殉國也後補武選郎中乃疏六事此一疏與胡
澹庵之疏皆日月爭光疏內請誅江彬彬果大怒
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
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
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

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所以幹出此事。

○豪傑之士，不偶於時者，每每于詩歌言其志，寄其

典。某所以說詩最難解，今之解杜詩者，每每因其

字句而解之，而言外之意，則未之發。間有發者，易

至于鑿，如陶靖節述酒一篇，獨湯公漢以爲恭帝

哀辭，蓋劉裕旣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

而卒，又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

殺之，故哀恭帝之詩，託名述酒，使無湯漢。此詩亦

不知何說也。蓋湯漢鄱陽人，靖節乃陶侃之曾孫，亦鄱陽人，後乃徙家潯陽也。

○唐介陳宰執文彥博之過，貶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出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復召用。此皆前輩好事。

○世無爲善之小人，而有改節之君子，爲惡之小人不足責，改節之君子深可羞。

○天地理一而氣異，何以理一五性之理具于人身，人人同，然是可見理之一也。至于人之形體，則長

短大小千人萬人皆別此可見氣之異也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六尺十二人見于臨洮晉元帝咸寧二年陳武帝永定三年皆有長人見由此氣異推之則此亦不足爲異也猶有怪異異于此者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也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猶盛野蠶成繭被于山阜

人收其利一治一亂一剝一復要之皆天數也未
得天下時渾沌冰合既得天下後野穀旅生野蠶
成繭帝王自有真于茲見矣

○人情好尚不同唐李洞慕賈島爲詩銅鑄其像事
之如神自今觀之賈島之詩未爲高也人情之僻
如此

○人心思慮妄想種種只是擺脫不得人欲蓋有一
件事必定有四般心起意是個心期必是一個心
畱滯于此事是一個心成于我是一個心豈不干

思萬想且如唐太宗取天下初起意之時恐父不肯就與裴寂商議將晉陽宮人侍父及期必此事之成就卑禮于虜與他借兵及期必之心膠固就與尉遲敬德謀殺其兄及後方成其事在中間何等勞攘何等思想若是聖人之事則不然聽其天命人心之自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故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惟其無欲所以無思無慮

○輪迴之說

某

知無此理伊川謂不可以既返之氣

復爲方伸之氣此言亦正當陳北溪亦云若果有輪迴之說則是天地間人物皆有定數常只是許多氣翻來覆去如此則大造都無功了須是曉得天地生生之理方看得他破此言亦正當然世間人亦有輪迴者何也此某所親見者以此觀之可見萬事屬心輪迴之人多是讀書不得志之人多是禪僧念頭偶妄動者多是孩子之氣壯者蓋心志之專氣尚未散所以輪迴也于此猶見萬事屬

心

○華歆初然與管寧爲友之時皆欲爲君子也後爲
曹操鷹犬者此一念之差耳凡婦人淫亂如牆有
茨之詩株林之詩而至干醜不可言者其初皆始
于一念之差及後良心已喪亦不自知已之醜矣
○凡事要渾涵莫露圭角處小人猶當渾涵易夫九
三是也

○天下勢而已更始爲帝之時則封光武爲蕭王及
光武爲帝之時則封更始爲淮陽王王莽與趙匡

胤俱爲臣子俱當國運孤兒寡母之時匡胤成其事則爲宋之太祖王莽不能成其事則爲逆賊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疾行先長者且謂之不弟唐太宗殺其兄淫其嫂而封子明儒者稱其爲希世之賢君故勢之所在則天下以榮以辱道非其所論也道之所在則天下以是以非勢非其所論也以世間無公道有公論公道可以假借公論則一毫不能假借也使無此公論亦不成世界矣故培植禮義扶持綱常者此公論也故生前則惟富貴

死後則惟文章故宰我曰以予觀于孔子賢于堯舜遠矣以其立教垂世也

○樂善錄有云昔有二士大夫以前程祈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宦轉遷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項故此間勾此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果至監司又云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

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後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爲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卽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某平生不信此陰間怪誕之事但造化有此乘除之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寒極則熱熱極則寒夏日長則夜短冬日短則

夜長故與以翼者兩其足與以角者去其齒雖無
陰間茫昧之事而陽間實有此乘除之理也書此
以爲後生小輩不讀書而專積財不儉用而享用
太過之戒

○凡人君恃已之聰明者必昏恃天下之安者必危
隋煬帝之時天下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一百五
十五里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一十
五里唐玄宗之時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
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二

君恃已之聰明恃天下之富庶乃任意聲色宮室
是以一則亡國一則出奔也而况庶人家恃其
富貴乎宜乎早縮銀黃風昭民譽之子冬月而着
葛也噫豈獨一樂安哉

○元自太祖至順帝元運已將終矣國運將終之時
教授鄭暄猶建言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叔
嬖嫂恐貽笑后世觀斯言則在君位者禽獸聚麀
五倫掃地羸豕躑躅百罪滔天不言可知矣特史
以其污濁太甚不之載耳故西番胡僧得出入于

掖庭椒房之地安得成世界哉我

聖祖驅而蕩滌之不惟有功于生靈且有功于天地
有功于五帝三王有功于周孔明倫立教者多矣
蓋非特漢高祖之止除暴秦也

○隋煬帝丙辰丁巳之年甘言以媚獨孤謀廢兄而
殺父此念一起惟煬帝知之雖妻子亦不知也豈
知丁巳之年卽生秦世民哉謀天下之心方起取
天下之人卽生冥冥之中赫赫可畏也戊寅年天
下卽歸之唐僅十九年耳何相報之速也書此以

爲世人念惡之戒。

○自漢以來佛氏塞吾儒之路人人通講空寂矣假如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一句話不是孔子所說乃出於漢唐宋儒之口今之儒者必定駁他說學當求諸心何以要識鳥獸草木之名辨駁者紛紛矣。

○君子小人公私之間而已。宋世岳飛韓侂胄皆主恢復中原者然岳飛爲國侂胄爲己岳飛秦檜殺之侂胄史彌遠殺之事雖同殺雖同而心則異矣。

是以至今三五百年之後尚爲岳飛不平立廟祀之而以侂冑死有餘辜

○張乖崖鎮蜀過華陰寄陳圖南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少時讀此詩以爲何以天真喪盡而後得浮名恐乃美圖南之言也及今歷世既久閱事已多始知乖崖之言不虛其間不喪天真者千百中無一二也

○白樂天以詩文風流一世當時士人好尚爭傳雜

林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與劉禹錫同游時人謂之劉白而不陷八司馬黨與元稹同游時人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馬黨又與楊虞卿爲姻而不陷牛李黨其亦和而不流者乎

○學者下功夫要勉強如資質之弱者不能爲仁必勉強爲仁不能行義必勉強行義日用之間靜坐以養心持敬以養德讀書以該博自此外至於功名富貴毀譽予奪屬之於天者則必聽其自然如天到春生時自然生人不能強其生到殺時自然

殺人不能強其殺人能一切儻來聽其自然則卽天之自然矣故康節有云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此言是也聽其自然故百事簡故心閒故天下何思何慮

○人能聞道則中心有主心中有主則手有霸秉手有霸秉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二女果若固有之故姜里演易陳蔡絃歌恆窮而不憫在陋巷不改其樂此方是大丈夫孟東野落第詩云曉月難爲光愁

人難爲腸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又云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又云江籬伴我泣海月投人驚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輕及登第後同年春燕云盛氣月中積英名日四馳寒鴻絕儔匹海月難等夷鬱拆忽已盡親朋樂無涯云云其未第也憂之無聊其既第也喜之不勝則心中無主手無霸業可知矣

○楊廣殺父世民殺兄吳起殺妻忍心至此只是爲利名所以利名一關人多打不破

○世之享福者有二焉有清淡之福有誼鬧之福世人見誼鬧者以爲享福則尊之敬之雖素不相識者亦奔走結內見清淡者以爲不享福也則鄙之略之雖五服之親閭巷之友亦不瞻顧而不知書之所謂五福者非誼鬧也其曰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與世人以誼鬧爲福者異矣因作口號于壁間與有道者共品題焉其辭云世有二福世人碌碌不慕仁義止慕金玉我雙表之論彼鄙俗者淵明琴種東坡竹讀伏羲書歌梁甫曲身賤心不

賤家貧道不貧也無榮也無辱此之謂清淡之福
珥七葉貂握五等玉迎三千客食萬錢肉財富產
亦富父貴子亦貴有時榮有時辱此之謂誼鬧之
福清淡之福存乎我誼鬧之福存乎天天乎天乎
我乎我乎二福二福孰可無求而自足

○人見富貴卽敬之我若富貴人豈有不敬我者乎
然則敬我者非敬我也敬富貴也我何與焉人見
貧賤卽慢之我若貧賤人豈有不慢我者乎然則
慢我者非慢我也慢貧賤也我何與焉富貴貧賤

倘來之物與吾身原不相干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非不相干而何人不知與我不相干見得富貴來人卽敬我富貴去人卽慢我捨死去求富貴再不肯放手在裏面用了無限的伎倆到了收拾結果處命當富貴的依然富貴命當貧賤的依然貧賤

○少時讀孟子讀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似此言太過了後見一官貪酷事發百姓離散了無人相隨分明畫出一箇獨夫氣象出來蓋酷不仁卽殘貪

不義卽賊殘賊卽今貪酷二字

○世傳虎負三子渡河之術昨見許松臯載之詩集中云猛虎哺三子一彪特梟張母或少防閑二子輒被傷下山欲渡河一渡一可將母心重躊躇負彪過廣洋空回渡一子帶彪復回翔以彪置彼岸一子渡復忙再回取彪去七渡不相防性靈物均有以知制剛強若唐高祖之於子太宗有征伐之功固不足言至宋太祖之於德昭可謂不知渡河之術者矣文獻通考載沛縣一富人家貲巨萬生

一女招一婿女甚剛惡生一子未週年富人有疾請族人手書家產盡與婿其所生之子止遺一劍俟兒十五付之其後果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何武得其辭顧謂掾吏曰女性強婿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不能全護故寄與婿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度此兒智力可以自居此凡庸智慮何弘遠哉悉斷貲與兒聞者嘆服蓋人到行不得去處必須通之以術孟子曰是乃仁術也言仁賴術以行也若富人者其蓋知渡河

之術者乎

○天下之事早發泄者十有九不克終焉。凡兩下之
早日出之早人功名富貴之早形體胖大之早福
澤享用之早孩子言語知識之早聲名洋溢之早
幾事發露之早皆不克終。故人當流於既溢發於
持滿故享大富大貴之人及立身行道之人必少
年貧寒受盡萬般苦楚者

○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豈知爲項藉所發耶。豈
知爲牧童所焚耶。誰逆料至此爲人身後事不可

知於此可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愚亦甚矣然則何以酬世哉孟子曰脩身以俟之是也

○履盛滿而不知止非特宰相爲然也有宰相之滿有左右近侍之滿有監司守令之滿有庶官吏胥之滿有百姓財產之滿有商賈貿易之滿有百工技藝之滿有婢奴僭積之滿比且當審我福澤之大小量我受用之淺深以求所以處滿者不可只想前掙忘了回頭不知回頭必有天災人禍譬之於水有江河之滿有溪澗之滿有池塘溝洫之滿有

蹄涔之滿有壩甕之滿有鍾蓋之滿均之滿則溢
滿則覆也宰相特言其大者耳蓋江河之滿必定
裂土石漂田宅決堤防其害甚大故履滿不止特
以宰相言之噫滿之禍慘哉

○文王之胎教孟母之三遷是矣然叔梁紇之與鮫
及瞽叟何曾教其子哉堯舜又何嘗不教其子哉
故曰其子之賢不肖天也此言爲正但不可以此
言而廢教其子

凡人一子多不孝富貴之子多做雖不盡然十有

三四所以然者姑息之久故也故易戒父子嘻嘻
聖賢言語句句實歷

○凡臨事莫急須調停調則酸醎適口停則南北適
中急則敗事

○天下有十三忌大富爲人所忌大貴爲人所忌文
學爲人所忌政事爲人所忌大功爲人所忌大名
爲人所忌顏色爲人所忌立身行道欲爲聖賢爲
人所忌躡等踰階而前進不在尋資之例爲人所
忌君王寵信太過爲人所忌少年高科爲人所忌

日久在位塞後人輪次之路爲人所忌山林養重
守不見諸侯之義爲人所忌此特舉其大者而言
耳以至百工技藝小事小術莫不皆然非老于道
路練達世故屢遭顛蹶者不足以知之謙退二字
其醫息之藥乎

○或問旣不信閻羅人死去每每見之或限就死之
期日不差時刻何也予曰人生死不過一氣而已
其死不過一夢而已獨不見人有男女之欲其夢
必不清蓋欲後精神耗散所以不清至病時亦不

清蓋病時榮衛不調氣多不清所以夢亦不清至
於多事擾攘之時或遭患難夢亦不清蓋患難多
事心官失職故亦不清夫有欲與多事夢且不清
而况將死之期氣欲升上體欲歸下魂魄俱不相
附矣又有夢之清者乎且萬事屬心閻羅之說淪
民之肌洽民之髓於世上非一朝一夕矣蓋熟景
也譬之人在他鄉終日思家夢裏夜夜在家鄉至
於老來所夢者皆少年之事皆少年之朋友蓋少
年血氣精壯亦熟景也然則人終日說閻羅死豈

有不見者乎南人不夢駝以原未見駝也亦此意

○寧爲剛儒毋爲設儒寧爲通儒毋爲腐儒

○吳王厚葬闔閩越人發之秦王大作丘壘多其瘞
藏後盡發掘暴露正所謂但恐珠玉留君谷千載
不朽遭焚宗也始皇墳陵在驪山下以水銀爲百
川江海以人魚爲燭從死者無數工匠盡閉焉墳
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
而孰知爲牧羊者焚也隋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唐
平江南復改葬雷塘東坡詩云人間俯仰成今古

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一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
擒虎陳亡於隋隋亡於唐讀此詩令人怕邑酸惻
○獨漢文帝霸陵簡素皆用瓦器以張武爲復土將
軍復者反還也出土容棺棺既下又還舊土爲墳
今之三朝復土還是漢時之意信乎文帝爲真聖
人近來說者謂其當在成王之上於茲益見矣

○古今人材鍾天地山川風氣出得少則精出得多
則渙散而不精且如堯舜時風氣初開天地氣何
等完聚人生得少其氣總聚會於一人之身所以

生出五箇人出來。是何等人。個個是聖人。迄今漢
唐宋已來。光岳既分。風氣日漓。設科取士。人生漸
繁。風氣渙散。一個一個各分此去了。所以不產聖
賢。譬之結瓜。結葫蘆相似。結得少則大。結得多則
不得大。而病之者亦多。橘柚亦然。又譬如漉酒。相
似取得少則濃。取得多則淡。若再取得多則無酒。
而全是水矣。所以若有一代君相之興。必定干戈
擾攘。水旱相仍。四海之內。東據西割。土崩瓦解。生
民塗炭。無聊剝之極矣。而後聖君賢相挺生。從而

復焉

○人莫愁無富貴只愁富貴來我收用不得颺颺游於太倉能看而不能喫也

○財之爲物誰人不愛但有聚必有散乃必然之理其散時非天災則人禍也天災如水火之類人禍則盜賊訟獄之類是也皆所以散財也古人如麥舟之濟皆是散我之財但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名爲義舉乃歡喜錢也若水火與訟獄不惟散之無名亦且去之悽慘散財雖同其所以散之則異矣

故理當散財處則當自反曰此吾財當散也莫似俗人惡求千貫易善化一紋難

○人家爲子者於父母死後多用浮屠作齋事以求免罪苦余每每於生前驗之余壬午年病瘧將近半載親戚爲余禳解余以親戚之情不能禁之禳解之後余之瘧猶夫初也夫生前燒紙燃燭旣不能消人之病疾則死後燒紙燃燭又安能解人之罪苦乎其不可信也明矣

○求進富貴固難而求退富貴猶難蓋求進富貴不

過奔波苦楚而已求退富貴不得其退必有巨禍
矣故持虛常易持滿常難虛舟可以蕩漾於江湖
之中滿載逢波濤則覆某親見世間求退富貴不
能而取巨禍者數人嗚呼慘哉

○凡富貴之家最忌爭秋奪伏日色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曰
善辭者其詞婉而可以感動人也後世若張藉在
他鎮幕府中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藉却而不納
作節婦吟其詞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

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
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
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言婉可以動人
若絕交書不免惹禍

○催壽殺有九焉背逆君親傷乎人倫一也豔姬妖
女消乎人髓二也功名富貴快乎人意三也衣服
飲食過乎人分四也積攢慳吝滿乎人量五也營
求算計違乎人數六也怪巧機械戕乎人醇七也
暴粧驟扮驚乎人目八也遺老棄舊拂乎人情九

也有此九者必定損壽故名爲催壽殺非麻衣所能知之間或不然必定無子或有不肖

○方孝孺是何心茹瑄是何心

○平生爲善必有報其爲善之一事出焉不可因其時有橫逆而懈其爲善之志也平生爲惡必有報其爲惡之一事出焉不可因其時得便益而長其爲惡之心也斯言也其卽餘慶餘殃之意乎聖人下個餘字最妙此皆近日歷歷經驗之事聖人之經一句一字未有放空者

○凡富貴之家其子孫不肖者十有四五爲父祖者乃嚴刑刻意以束縛之其不肖者愈不肖焉其理何也三伏暑熱秋風必至此一理也水滿則溢此一理也金銀寶貝藏之已久必定變怪桑田渤海遷徙不常千年田地換百主此一理也人家止有如此氣運此一理也故挽回不肖之輪推轉不肖之樞當必有其道矣爲父祖者如二疏之散其財可也今乃千謀百計廣置財產以爲他日子孫牛馬之策是築長城而欲一世傳萬世者也惡熱而

不以灌又益之以火豈不愚哉又譬之秧苗田太肥則必倒折今又加之以糞是益其死也惟將糞土取去一層則苗自中和矣或者不得已乃自解曰堯舜之子且不肖夫曰不肖特不肖於堯舜耳若爲繼體之君猶可與明帝德宗比肩豈今之不肖哉

○今人皆說梓潼神司桂籍讀書者在在祀之而求嗣者亦祀之不知何所據也常讀文獻通考云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爲

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

咸平

宋貞宗年號

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

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

你輩悉當夷滅倏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

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造衣冠祭器又

一統志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讎

徙居是山秦伐蜀以後世顯靈應宋建炎來累封

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則作一統志者已未查通

考矣據通考則亞子晉人也一曰戰沒人爲立廟

一日登城指賊則亞子乃武士也與文士全不相干古今文士稱韓柳歐蘇夫欲主桂籍胡不於四人中取一人而乃取一武士哉此不通也據一統志則亞子秦前人也報母讎徙是山則亞子乃孝子矣既爲孝子何以不載梓潼之志以梓潼人物言之如李業漢末人不仕王莽公孫述徽之亦不起使人遺以毒藥遂飲毒死光武表其閭志明載其事業墓至今尚存苟亞子如李業必載人物志矣何以但日報仇徙是山此又不通也又說者曰

張仲字亞子。詩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別亞子。又周人也。此說蓋爲其仲字卽亞字也。然言甫、江陽人，與七曲山相去亦遠。且史記載申伯言甫，與張仲同事。宣王則詩之所謂張仲者卽此人也。其非梓潼人明矣。此又不通也。三說不通，恐梓潼不過七曲山之山神耳。乃武當、鄴都、泰山娘娘之類也。夫古人祭天地山川五祀先祖，以氣脉有所屬也。今讀書求子者，祀梓潼氣脉果何所屬耶。且科目起於隋，自煬帝已前，蒼蒼者天，不知有桂籍乎。無

桂籍乎有神司之否乎又不知自梓潼以前無子者可求乎不可求乎殊不知舉人進士乃爭名奪利富貴之事也孔子曰富貴在天斯言盡之矣子孫之多寡賢不肖乃氣數也孟子以子之賢不肖皆天斯言盡之矣斯二者天也非梓潼所可得而與也媚奧媚竈胡可得哉大抵理學不明人心陷溺已非一日可哀也可哀也其事詩書者不知尊敬著書立言萬世師法之孔孟春秋二祭未聞一人有齋戒沐浴者至於不知出處之梓潼爲其司

桂籍則竭誠以祀之其不事詩書者不敬所生之
父母視父母如路人奉養之菲薄言語之犯觸無
所不至乃反遠敬夷狄不知來歷之佛拜彌勒如
父母其可笑類如此

○梁武帝天監三年與誌公和尚講禪于重雲殿誌
公忽然歌樂復泣悲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
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
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侯賊起且至馬
中間銜悲不見喜梁武帝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

天下太平是樂哉三十餘也享國四十八年是悲
哉五十裏也侯景八月十三至丹陽是但看八十
三也武帝聽朱异之言是佞臣作欺妄也侯景作
亂在戊辰是龍時侯賊起也武帝己巳至庚午年
餓死是馬中間銜悲也句句皆驗唐太宗問李淳
風曰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
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自今不過三十
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後則天之事亦句句
驗是以天下之人不敬父母而敬佛氏不重道義

而重命數大段有以倡之者然則五帝三王豈無是事乎蓋聖人在上果日當空則陰邪自不見矣

○韓退之云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看人間比夢間邵康節云堪嘆五伯爭周燼可笑三分拾漢餘何似不才閑處坐平時雲水逸衣裾康節覺超度迥出

○宋光宗紹熙二年都城市井有取程頤語錄語雜以穢褻盛行于市朝廷知而禁之後三年偽學之禍乃作可見朱程周張之生于世所關匪輕而世

道之治亂其數不能逃也。

○陳希夷嘗有言落便宜處得便宜康節亦有詩云
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故曰蘇秦之
相六國家激之也大率皆此意然天實爲之非人
故意如此爲也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

○凡人詩文心志在此福澤亦在此孟東野詩云食
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
所以東野一生貧困邵康節亦貧儒也則云心安

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康節雖貧其心事海濶天高鳶飛魚躍逍遙于雲漢之中而高出于富貴塿墀之外所以康節名高千古聞道與不聞道其差別至此

○築長城非始于秦始皇也周至昭王時已築長城矣六國燕趙之近邊者皆有長城噫王命南仲城彼朔方詩人以爲美談至于始皇皆以爲勞民傷財而歸罪之者焚書坑儒不施仁義君子惡居下

流故也故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出于陽虎之口則爲勦說出于孟子之口則爲格言

○周之興也婦人采葛爲絺爲綌服之無數至今猶可以想其勤儉忠厚之風及其衰也舉火戲諸侯方買一笑噫豈不亡國哉

○陳後主將亡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又有一足鳥集于殿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劉豫有羣鳥鳴于內庭曰休也是歲金主廢劉豫此豈有是理蓋天地之氣揉雜不齊故理

外之事甚多所以某以堯時十日並出爲必有之事者以此且如腐草化爲螢田鼠化爲鴛雀人大水爲蛤如不是年年有豈不是怪異之事

○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此和順王公雲鳳之名言

○大丈夫生而桑弧蓬矢欲其有志四方當以四海爲一家千載爲一日古之君子照耀古今者若子

夏之寓居西河、周子之居廬阜、朱子之居建寧、陸子之居象山、蘇子之居許、邵康節司馬光、張齊賢之居洛陽、孫明復之居泰山、胡安國之居衡山、以至諸葛亮之南陽、王粲之荊州、李太白之徂徠、管寧之遼海、嵇康之山陽、其間豹隱龜潛於名山大川者，不可勝紀。夫所以寓居於外者，何哉？蓋居外則山川之歷涉、朋友之觀感、旅况之備嘗，未必不盪胸醒心、探奇收春，爲我道德文章之一助。蓋友天下之士者，方可爲天下士也。若朝夕於妻妾兒

女之恩愛。朋友親戚之往來。見俗人冷眼炎涼。遂
沉溺於買田問宅。誇金鬪玉之間。縱奇人節士。其
不爲井底蛙者鮮矣。故學者必登泰山觀東海。以
大眼孔。

○世傳種放聞陳希夷風往見之。希夷曰。君當有顯
宦。但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所忌。子名當有物敗
之後。真宗召見。待以殊禮。爲王嗣宗所排。康節
有安樂窩吟。去安樂窩中三月期。老年才會惜芳
菲。酒防醱。酹須生病。花恐離披。遂便飛飲酒。莫教

成醕酖賞花慎勿至離披離披醕酖惡滋味不作
歡欣只作悲所以康節屢詔不起如种放者蓋離
披醕酖者也不及康節遠矣嗚呼古今豈特种放
哉种放猶離披醕酖之小者也甚者履滿不止離
披醕酖以至於殺身亡家者焉康節又有先幾吟
云先幾能識是吾儕慎勿輕爲世俗哈把似衆中
呈醜拙爭如靜裏且詼諧奇花萬狀皆輪眼明月
一輪長入懷似此光陰豈虛過也知快活作人來
又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卽爲殃與其病後

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又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難名狀。只恐人間都不知。皆是恐離披酩酊之意。又古人云。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恩愛反爲讎。此皆恐離披酩酊者也。愚嘗觀古今宰執與夫左右信任之得寵者。其受恩之深而不知先退得意之濃。而不知早休。以至昔日之恩愛反爲讎恨。而離披酩酊者。無限然。前車之覆。後車竟不知戒者。何哉。豈真如康節所謂只恐人間都不

知哉又洞庭老人詩云八十滄浪一老翁
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世人知乘除者少知乘除則不至於離披醜陋矣
易曰知進而知退知存而知亡其惟聖人乎信乎
知乘除者絕少而良夜月明決不肯收釣筒也

○時至日熟無可奈何花落去余一友人中甲榜年
未及五十遂爾物故子幼妻嬌欲挽留半刻不可
得也故爲人在世須立身行道與乾坤同其悠久
不然謝電光陰亦猶草木之靡朽也生於斯世亦

何益哉

○世間入水必定溺死入火必定燒死上樹太高其墜落必定粉骨碎首此三件事不消問卜噫可寒也可寒也陷仁而死由正路而顛蹶者世豈多見也哉

○或有一人居官極貪還家之日將金銀財帛與諸兄弟平分士林極稱贊之一人在側曰濫取濫與何不當時不貪乎愚曰也難盡沒其善猶勝於貪而不分與兄弟者若氣金祿米之應得者分與兄

第則合孔子敬原憲之道矣然此等聖人之事安可易得不得中行而思次之意也

○古今宰執恃寵弄權以至喪身亡家者不足言矣其間患失而又畏禍者乃植桃李於門牆收參朮於籬簾自以爲縫補牢籠莫之滲漏矣是蓋畏影惡跡而疾走者也與恃寵弄權者等爾故富貴路上人千機萬巧千計萬較不如知一個退字

○不修身而欲求令名於世者猶貌本醜而欲妍影於鏡也無是理也修身而無令名於世者猶糞多

力勤爲上農而有旱乾水溢之災者也有是數也
理有常主數乃偶遭故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
者

○王充作論衡以堯舜桀紂一切皆歸之時命若如
此論則人皆不學好矣豈論之衡乎俗人毆人乃
曰命裏不遭枷鎖毆人亦無害正坐此亂說殊不知
服烏頭附子方中其毒豈有喫粳米麥麵亦中
烏附之毒者哉

○數存乎天理存乎我到了理處就莫要言數到了

數處就莫要言理自古爲聖爲賢通是如此且如
爲子孝爲臣忠理也我爲子必定孝爲臣必定忠
盡其所當盡者至於吾身所值生死貧賤富貴一
切通歸之於數故到了理處就莫要言數富貴貧
賤夷狄患難數也我如偶遭貧賤夷狄患難就不
要說我平生無愧無忤何以遭此只去怨天尤人
就不是了故到了數處就不要言理文中子見辨
命論嘆曰人道廢矣言劉孝標知天道而不知人
道也此言得之

○聖賢之言各有所發故各有輕重也樊遲請學稼
子曰吾不如老農若以此一章將聖人之言爲定
論則豳風之詩凡場圃納稼之言皆細民瑣屑之
事非王業之根本矣不載之經可也

○中正二字乃世儒之所難當者孔門以中庸不可
能則中正二字之難當可知矣吾常以許衡王通
二人評之衡謚文正後世更無一人議黜之者衡
河內人乃中國之地所生非蒙古所生也當宋失
天下之時三尺之童亦知哀悼不知衡亦痛否若

曰痛矣衡曾仕元此邪心也當元得天下之時三尺之童亦知憎惡不知衡亦喜否若曰喜矣以中國人而喜夷狄爲主毀冠裂裳以事之此邪心也又不知當爲祭酒之時假如元主問以取宋之策衡將何以對乎又不知衡死之後與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四人相見何以議論乎大抵衡以治生爲先務欲治生以求富貴故不暇擇其主區區教人科條干祿之餌爾何足道哉故臨死言慎勿請謚正丘瓊山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衡自知仕

元之非天理在人心未嘗或泯也予故常論衡曰
非文正也譬之婦人之失節縱有別善不足言矣
至於王通門人謚以文中通立言平正較之莊列
則又醇矣人乃譏其河汾獻策不知何意殊不知
王通獻策于隋文帝之時年方二十歲煬帝之惡
尚未露也通知其不能用遂作東征之歌以歸及
煬帝卽位通卽徵之不至後屢徵辟不至者知煬
帝之爲人也則王通之志節較之事腥羶之主者
遠矣雖少年獻策較之近日科舉之士披髮以見

有司者相去又天淵矣而乃譏其獻策何哉雖其中說門人推尊太過亦自古儒者師徒之常爾夫王通不仕煬帝許衡仕夷狄其人品皎然可知矣許衡諡正人不譏之王通諡中人反譏之豈未讀王通之書考其行實乎亦科目陷人不知所以論人乎

○閨門乃萬化之原聖人於閨門上便謹戒一番如三女之卦皆以貞戒之至於三男之卦則不然者可以觀聖人之意矣漢唐已來王姬不執婦道公

主奴僕其夫至於死而不惜者蓋許其公主再適人也江敷之辭婚表可見矣夫公主之夫可謂榮矣人乃辭之不可以見當時公主之風乎中宗之安定公主玄宗之齊國公主肅宗之肅國公主皆三適人其餘再適者不可數計王姬且如此況百姓哉故要教天下以節義也要上頭人有風教故關雎之化行於南國

○古人場屋不得志之士多作異書假名姓以誦宰執碧雲駮之類是也然卽此書涵養之淺薄可知

矣又何望用於世也若涵養得定用舍窮達隨遇
而安立德立言無施不可何苦枉用此心

來瞿唐先生日錄

九喜榻記

○一喜生中華○二喜丁太平○三喜爲儒
聞道○四喜父母兄俱壽考○五喜婚嫁早
畢○六喜無妾○七喜壽已踰六十花甲之
外○八喜賦性簡淡寬緩○九喜無惡疾

君不見鷹隼乎志在腥腐頭自四顧而其念未嘗一
刻不遑遑也若蟬則不然不飲不食無求于世長鳴
于木杪之間其自得之意不可名狀某數年以來萬

念已斷惟註易一念耳每一入枕卽酣寢自如此心廓然寂然明鏡止水及爾覺寤無意必固我無畔援歆羨仍復酣寢然其原有九喜焉亦如蟬之無所求也因名其榻而記之

萬曆乙酉冬十月望日

四箴

醉箴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溫克何如惟莊惟默聖人不亂
君子不語不亂不語醉之箴矣

刑于箴

萬化本原五倫首行去聲遠之則怨近之不遜嗃嗃則
厲嘻嘻則吝不嘻不嗃不遠不近惟和而嚴惟寬而
敬夫婦有別此道斯盡

言箴

天地成化桃李成蹊一鳴則驚大音則希廟有金人
野無罽羖走者徃徃飛者鸚鵡駟馬難及白圭易磨
守此括囊畏彼懸河同之爲蘭甘之則醴寡而吉人
訥而君子

九德箴

堯舜之道厥中允執執中如何九德爲質惟此九德
不剛不柔發乎情性不沉不浮止乎禮義不滯不流
譬彼五味以中爲主不過于甜不過于苦譬彼五行
以中爲難當火則熱當冰則寒堯舜在上五臣居下

都俞吁咈發此大雅孔子祖述心印是把鳳不鳴山
河不生馬知德者鮮成德者寡無有乎爾誰真誰假
舍此九德吾道安歸書之座右是則是依

右人之寬裕剛直簡約冲淡而光明正大者方

成君子此之謂德若小人則詭隨幽暗猛暴忿

戾不勝其人欲之私矣又何德之足言但德之

出于氣質者恐其偏耳故唐虞之庭發此九德

每一德之下以一字足之欲其不偏也孔子祖

述堯舜其門人稱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皆自九德中來自漢唐宋以來儒者不講九德也久矣此成才之所以難也某因表而出之作九德箴

論俗俚語

積善也是寶積金也是寶積金人偏多積善人偏少
積金又積善雙雙豈不好但我命若窮要金何處討
不如只積善安命也罷了專心去積金有日化成草
莫貪利須要高明

敬親也是敬敬佛也是敬敬親不敬佛佛也不嗔恨
敬親又敬佛佛也呼不應他是西方人與我不相認
若說求生死死已前定不如只敬親心盡理亦順
莫信邪須要正大

做官也是人做民也是人天地生人時都是一般身
若論做君子官民通可能民若能立志堯舜與同羣
官若不立志盜跖與同行流芳民卽官遺臭官亦民
莫自委須要發憤

緊行也是路緩行也是路原來這前程前程有定數
長笑心忙人急走盡朝暮今日某處行明日某處住
豈知算不來脚踏艱行步依舊緩行人同日到去處
莫欲速須要從容

死生有命吟

錢鏗視顏回顏回誠天矣天地視錢鏗錢鏗亦早死
五十笑百步長短亦走耳不患壽短長惟患愧此理
一朝能聞道生順死亦美終身不聞道枉過生亦鄙
世有長生術吾將越千里死生既有命不須置之齒
而何不安命脩身成君子

富貴在天吟

人皆爲富貴朝夕紅塵走豈知傀儡場變態常不久
古稱陶朱富至今還在否笑爾原憲貧廟血配魯叟
挺然爲丈夫貧賤亦不朽孜孜圖富貴百歲成芻狗

富貴假能求執鞭亦非醜富貴既在天非我所可有
而何不樂天奔忙到白首

革喪葬夷俗約

裂布作樂設宴二事

古人制禮有吉凶焉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者取之
陰陽者稱情而立文也送終乃禮之大古之聖人
制禮甚嚴凡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皆有
一定之制昭昭垂之於經所以厚風俗益世教者
不淺漢去古未遠居喪使婢在側丸藥卽終身黜
落至隋煬帝殺父自立可謂古今之元惡矣居喪
亦不敢公然食肉至宋儒有欲以酒飲人者乃曰
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則宋世守先

王之禮教者亦嚴。至元則夷狄矣。夷人父母死則歌舞娛屍。

皇祖一掃腥羶。洪武戊申年。御史高元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弊至此已甚。京師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倣。况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正風俗。上是其言。卽命禮官定制。今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曰不孝。內有居喪作樂之條。八議所不赦。梁山去京師。乃爲遐方。二百年來猶習元俗。某舊時居喪。雖盡革其習。

但不才涼德豈能化于鄉人今之鄉人雖依某草

其浮靡然猶剪麻布散弔客名爲孝帛親方死卽
鳴金鼓弔客來卽設酒喧譁如賀客然甚至強孝
子飲酒者乃揚言云父母是老死飲酒無害此風
俗之至惡至惡者也殊不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
總麻之縷各有精粗今不論精粗而亂加人之首
若以此布爲貴與又何士夫家官長來弔不敢以
此布加官長之首而止敢加于鄉人則此布又賤
矣梁山麻布一尺所值不過銀四厘在主人以長

短爲厚薄在客以長短爲喜怒其可笑至此殊不知羔裘玄冠禮不可弔白馬素車弔客當然而主人反以素布加弔客之首何哉蓋尺布裹頭夷人之俗今猶沿元人之尺布此孝帕所當革者一也酒所以合歡禮父母死三日不舉火人子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斬衰之喪既殯食粥齊衰之喪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總麻不食醴酒來弔之客非大功則小功非小功則總麻菜果醯醬

醴酒皆不敢食又敢飲主人之酒乎至于凡民無服之喪有匍匐之義亦不忍飲酒在主人三日不舉火不能設酒在弔客不敢飲酒若公然飲酒正宋儒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也此飲酒食肉所當革者一也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也樂必發于聲音以其喜也禮斷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故隣有喪春不相者謂其喧闐而樂也有小功之喪者且議論而不及樂事

况父母之喪可以喧鬧而用金鼓之樂乎且聞樂不樂聖人有明訓居喪用樂

皇祖有大法今不遵聖人之教違 祖宗之法而甘

爲十惡大罪之人非真夷狄乎此鼓樂所當革者

一也蓋蓼蟲不知其辛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

行夷禮而自不知其夷舊習然也傳曰挾泰山以

超北海曰不能是誠不能也今不費已之財不廢

先王之教乃折枝之類也 某願同鄉以折枝而行

之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因書此約與吾鄉之人

共爲君子以成美俗

萬曆壬辰十月十日來知德書于求溪草堂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卷之六

終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四六